

# 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热潮探析

秦瑜明<sup>1</sup> 秦瑜东<sup>2</sup>

(1. 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与新闻学院, 北京 100024; 2. 广州广播电视台, 广东广州510010)

**【摘要】**以历史题材为主体内容的电视纪实栏目渐趋规模化, 其中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栏目化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向观众展示历史背景的同时, 注重深入细致的解读, 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新闻性和越来越浓郁的现实情怀, 这类电视栏目的发展或许表明: 将以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纳入电视新闻传播整体架构予以重点关注, 以寻求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的突破, 适逢其时; 将电视新闻置于当前以电视剧、综艺娱乐为主体的电视节目竞争格局中进行重点布局, 以实现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的重建, 适逢其时。

**【关键词】**历史; 纪录片; 栏目; 新闻性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 我国电视节目的竞争格局以电视剧、综艺娱乐、新闻三足鼎立, 其中又以电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为主体的, 而以纪录片为代表的纪实类栏目处于默默无闻的边缘状态可谓久矣。不过, 在综艺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热潮的背后, 纪实类栏目始终如涓涓细流不绝如缕, 2000年代中期江西电视台《传奇故事》、辽宁电视台《王刚讲故事》、江苏电视台《人间》、广州广播电视台《真情追踪》等一类带有浓郁故事色彩的纪实类栏目就因激发起观众对富有戏剧性的情感生活的极大好奇心而广受关注, 2010年代前后随着综艺娱乐的喧嚣渐趋平静, 电视纪实类栏目更焕发勃勃生机, 以档案文献为主要叙事元素的纪实栏目日益引发观众具有一定历史维度的现实思考, 以历史题材为主体内容的电视纪实栏目开始渐趋规模化。这类栏目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卫视“立足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档案机构解密的档案资料, 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以现代视角解读历史, 用独特方式提供真相”的文献档案类栏目《档案》; 北京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用独特的方式探访北京人文古迹、巷陌民风, 用独特的视角反映北京历史文化、名人掌故”的电视栏目《这里是北京》;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立足今天、重议旧事, 向纵深挖掘和发现有意义话题, 为今人和后代提供成长借鉴”的《档案》栏目<sup>[1]</sup>; 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从历史事件入手, 揭开其中不为人知秘密”的《解密档案》栏目; 凤凰卫视“关注大时代、大历史、大题材, 以史为鉴, 了解过去, 带给观众深刻反省和思考”的《凤凰大视野》栏目; 重庆卫视“尊重史实, 收集挖掘历史材料, 还原历史真实故事, 探求文化源流”的《记忆》栏目;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为国宝级文物重器进行揭秘建档, 讲述巍巍中华灿烂文明”的《国宝档案》栏目; 同样性质的栏目还可以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以及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等栏目包括在内, 这类栏目的共性特点是收视表现稳定、具有较高的观众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

**【作者简介】**秦瑜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秦瑜东, 广州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新闻传播与国家民族认同——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新闻传播如何构建两岸三地国家民族认同”(项目编号: 09YJC860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于电视机构而言,以电视剧、综艺节目为主体的竞争格局正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观众收视兴趣的变化逐渐向新闻、纪实类节目拓展,从2010年起各级电视机构在电视节目评价体系中,对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倾向进行微妙调整,尤其是2011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媒体简称为“限娱令”)出台,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均为电视纪实栏目的崛起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电视机构的竞争逐步转向高收视基础上高美誉度的竞争,更注重节目高影响力与良好观众口碑并重,纪实类电视节目制播因此进入新的快速成长时期,从当前电视节目的情况看,一些具备一定新闻性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成为电视机构最恰当的选择,这固然有历史题材具备神秘感和揭秘性、容易引起观众兴趣等原因,然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诸多诱因。

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成员在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和时代的共性意识,历史最根本的意义体现在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和自我命运关怀,史可为鉴,读史明智,历史的现实作用对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照价值,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是每个民族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大众对历史有着尤为深厚而久远的传统,而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历史则有更为迫切的文化需求。面对今日中国前所未有的现实问题,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观众往往需要借助历史的“自然映射”功能来解除困惑、寻找方向,同时随着社会进步、媒介发展和信息公开步伐加快,诸多历史话题得以解禁,更多历史盲点逐步揭秘,越来越多的珍贵历史文献档案面向全社会公开,此外现代传播科技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合力作用使得现代社会文化日益由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以电视纪实节目为主要载体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热潮的兴起。

观众关注历史题材纪录片,关键在于历史题材纪录片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现实价值。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解答自身时代的某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sup>[2]</sup>,历史潜移默化之中始终影响着现实,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sup>[3]</sup>,“人类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sup>[4]</sup>。历史从来不是凝固的过去,历史是活着的现在,历史表述往往是现实需要的体现。观众欣赏历史题材纪录片,其行为的意义恰在于通过影片实现过去与现在、自己与他人的联系,从而使人们可以借助历史逻辑实现身份认同,进而定位自身的现存状况和未来发展可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积极意义正在于能帮助人们学会阅读社会语境中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通过历史的参照明确现实的定位,通过对历史的思考一定程度上消解现实的困惑。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播出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大国崛起》,通过对西方大国崛起过程的全面回顾和细致描述,引发观众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的一系列思考——近代中国为何未能崛起?中国在当今世界如何崛起?中国崛起当遵循既有模式还是另辟蹊径?该片所呈现的诸多史实因其引发的思考而与现实紧密结合,从而使这些“已死的过去”重焕新生,作品的价值也因此而凸显。

以纪录片《大国崛起》为参照,反观当前我国诸多大投入、大制作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虽然其规模往往更为恢宏,在注重多种视听元素综合表现力的同时也都力求以平视、微观、个性化的视角重构历史,但是在总体创作倾向上往往陷入忽略历史人文情怀的现实参照、放弃社会现实价值的历史追寻的认识误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真谛,如中央电视台2005年播出、在当前我国纪录片创作中具有某种范式意义的纪录片《故宫》,片子在追求形式美感和视觉奇观的同时,更多留恋于历史遗迹的死胡同儿而与现实生活绝缘,其开创性价值因此只是局限在纪录片制作技艺拓展的浅层次革新。

与这些大制作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是栏目化历史题材纪录片呈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浓郁的人文情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其新闻性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注重贴近新闻事件和时事热点,在为观众展示复杂历史背景的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如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历史类栏目《解密档案》,注重以历史的眼光聚焦国内重大新闻事件,2008年

5·12汶川地震发生三天后栏目即推出《广东地震录》节目,通过回溯1962年广东河源6.1级地震及1969年广东阳江6.4级地震的历史往事,解答当地观众迫切关心的诸如地震带上兴建阳江核电站是否安全、本地有无发生地震的可能等热点问题,该片创出频道最高收视率记录;再如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其历史题材纪录片强调选题的新闻性和时事性,注意寻找历史选题与新闻时事热点的关联,将历史纪录片同新闻时事、社会热点相结合使之成为重大新闻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新闻专题整体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与新闻节目产生互相拉动、相辅相成的效果,该栏目同样紧密结合5·12汶川地震这一重大突发新闻事件连续推出《地震启示录》和《地震警示录》两部纪录片,为重大新闻事件的整体报道提供详尽历史背景和具有针对性的权威解读,在大灾破坏性的震撼之后带给观众具有历史维度的深入思考。

数字化浪潮及新媒体技术使电视释放出更大能量的同时也给带来电视节目形态上的诸多变化,信息资讯饱和时代阅听人在纷至沓来的庞杂信息面前往往容易忽略真正重要的信息,信息过剩导致人们信息接受能力下降,面对信息超载电视的社会定位正在由资讯提供者、传播者转变为信息代理人、信息筛选机和信息解读者,因应电视媒体社会定位的改变,电视纪实类电视节目必然要强调增强解读信息的力度,拓展思考问题的深度,历史题材纪录片因其新闻性而渐受观众青睐,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同样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如果不能与新闻热点结合编排往往淹没无闻,而与新闻热点有机结合则可能爆发巨大能量,产生深远社会影响。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利用历史题材与新闻事件的关联度创造历史题材的表述空间,可以将历史打造成新闻的第二高地,在编播时机选择上有意识紧随国内外时事焦点及社会文化热点,抓住观众最强关注的时间点,能够满足观众对新闻信息的多样化需求,并强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传播效果。

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往往恰是人们应知、未知、欲知的历史史实、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在本质上即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因为“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时间上的近而在于意义上的新,新闻不在于它何时发生而在于它何时为人所知。”<sup>[5]</sup>历史事实新发现、历史氛围新感知和历史价值新解读,通过纪录片栏目具有时效性或时宜性的聚焦,可以唤起观众对仍然影响现实的“过往的历事”的关注,引导观众经由过去与现在、他者与自我的合理联系确立适宜的社会身份认同。通过对历史新闻性的挖掘,历史题材纪录片获得了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和最广泛的受众基础,北京电视台《档案》制片人吕军就认为,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最不担心选题匮乏,《档案》栏目甚至更青睐那些已经被其他栏目多次重复的选题,因为只要换一个角度去发现,历史题材纪录片选题永远都是新的。

在我国电视竞争的格局当中,由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资源的垄断性和地域覆盖的广泛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导致其他电视机构普遍认为新闻性电视节目增长空间有限,许多电视机构、尤其是卫星电视频道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除消息类新闻之外电视新闻领域的整体关注。静观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因着重新闻性而崛起的热潮并做进一步思考会发现,我国各级电视机构或许正面临新的增长空间:将以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纳入电视新闻传播整体架构予以重点关注,以寻求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的突破,适逢其时;将电视新闻置于当前以电视剧、综艺娱乐为主体的电视节目竞争格局中进行重点布局,以实现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的重建,适逢其时。

#### 注释:

[1] 该栏目前身是原东方电视台旨在记录历史、普及历史、保存历史文本影像资料的《星期五档案》栏目。

[2]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6页。

[3]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4] 同上书,第221页。

[5] 雷戈.史学与新闻[J],《文史哲》,2004年第6期。